

旅行中的博物探索

记「博物旅行」创始人郑洋

◆本报记者王琳琳

博物旅行爱好者郑洋创办“博物旅行”近两年了。这两年,他过着一种相当自律、勤奋的生活,每天的日程都安排得满满的,已经记不得上一次毫无负担地放松休息是什么时候了。这些事情有的是工作,有的不是,但这些不是工作的事若仔细分辨起来,与工作都脱不了干系。9月8日,结束近期一个大型系列活动后,他难得以放松姿态吃了一顿像样的早餐——油条、白粥、豆浆,晒在了微信朋友圈,还配发了“常年懒人,吃个早点都飘了”的文字。

对于一般人来说,这种工作、生活无法分开,全年无休连轴转的状态,需要极大的个人毅力和定力才能保持心态的稳定、生活的正常运转。郑洋莫不如此。但是,对博物旅行的那份热爱,让他在困难面前咬牙坚持了下来,两年多来,他的事业逐渐开阔,从道路坎坷到如今略有起色,博物旅行不仅成为他的生活方式,更成为他带动下周边很多朋友的生活方式。

玩出来的专家

对于郑洋来说,从广阔的大自然里收获实在太多太多。他生长在北京郊区,在原生态的大自然里长大,拥有一个非常幸福和快乐的童年。每年夏天,他都和小伙伴一起抓青蛙、逮知了、捉蚂蚱……大自然像个无穷无尽的宝藏,吸引着、带领着他去感受、去发现。他喜欢捡“知了猴”,捡来后,轻轻把它放在纱窗上,再用帘窗盖着,用手电筒射出来的光观察它羽化时候的剪影。“那个过程美极了。”

好奇是最好的老师。慢慢地,郑洋从贪玩走向好奇,从好奇走向求知,积累了从点到线到面的丰富的动植物知识。在北京他拍到过100多种野花,其中的拍摄故事,他可以从春天讲到秋天。还有昆虫、两栖爬行动物、鸟类,这些天上飞的、水里游的、地上爬的、土里长的动物或植物,都是郑洋的兴趣所在。只要他张口,不用五分钟,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便能轻易感受到他的博学 and 有趣。

“这是中华猕猴桃,市面上卖的都是中华猕猴桃的培育品种。”“刺猬有一个活动习惯,是喜欢在建筑周围贴墙前行。这样会让它比较容易找到行进方向,同时找到食物。”在旁人眼里,那些动植物是叫不出名的“陌生人”,即使生长在身边,由于不了解,因而并不关心。但在郑洋那儿,这些动植物是他异常熟悉而且给予他无限满足与快乐的“好伙伴”。

“博物”的启示

一开始,郑洋只是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私下玩,在周末或长假,相约去郊区或更远的地方,在某个山头拍摄动物,或是在某个河谷观察植物。平时,大家在“绿镜头”等一些专业的论坛里交流。但由于组织不严密,大家在论坛上并不活跃。直到接触到北京大学刘华杰教授谈“新博物学”的一些文章,一直以来零零散散拍摄花鸟鱼虫的郑洋,得到了启发。

博物学是有关大自然事物的分类和宏观描述,也是对自然系统的内在关联进行研究的学科。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,这个学科被认为是科学有一定发展但还不够深入时期的产物,逐渐没落和消失。“新博物学”提倡一种通识教育,希望人们能建立一个关于大自然的常识体系,与自然更加亲近。

郑洋于是建立了一个“博物旅行”小组,希望通过博物旅行的方式,与大自然亲密接触,建立人与自然认知的体系。在郑洋看来,“博物旅行”没有拒人于千里之外的“严肃”脸,“其实是轻松地玩中学习知识”,通过旅行的方式,让科普更有趣,强化人的动植物知识。

他们先是自己进行博物旅行。从2010年开始,每年至少进行两次10天左右的“博物之



旅”,去过云南生态系统完备、物种丰富的香格里拉、西双版纳,在那里拍摄到了种类丰富的野生兰花;到过海南尖峰岭、霸王岭、鹦哥岭自然保护区,在那儿见到了伪装巧妙的拟态生物;在我国台湾地区的垦丁社顶自然公园,他们遇到了刚刚完成羽化、尚未来得及起飞的大帛斑蝶。

直到2015年,本在一家国营企业工作的郑洋,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,辞去原有的稳定工作,专心运营“博物旅行”。谈及辞职的原因,郑洋说,实在不想每天做同样的事情。这么多年下来,很多事情也驱使着郑洋再去做点什么。他记得,和朋友一起拍虫子的時候,地上有坨牛粪。一行8人围成一圈趴在草地上,旁边有个人过来,了解情况后,说了一句,“你们有病吧?”

“但是,你知道我们在拍什么吗?粪金龟,俗称蜣螂。它会把牛粪一点一点分解掉,然后推走。我们在拍它。”

他也听很多人谈起过,羡慕他拥有丰富的动植物知识以及摄影技巧。与自己幸福快乐的童年不一样,郑洋发现,很多人尤其是90后、00后的青少年,由于课业繁重以及生活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里等原因,没有时间,也没有空间到大自然中,对大自然非常不熟悉。“我希望更多人跟我一起玩,感受到我能感受到的快乐。”

逐梦的执着

为了得到最好的博物旅行体验,郑洋组建了一支经验丰富、知识面广的团队,利用寒暑假和假期等机会,带领大人和孩子们前往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斯里兰卡以及国内的广西、云南、海南等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地区,以旅行的方式考察当地的自然环境和动植物物种。每次,郑洋都会严格控制人员总数,以保证所有人都能在丰富、有特色的博物考察过程中,得到最充实、最饱满的自然体验。

郑洋说,孩子们不是简单的玩乐,而是努力学习博物知识、接触自然的方法和拍摄技法等内容。参与的孩子,多处在对外界事物好奇心最强、接受事物最快的年龄段,很容易接受郑洋他们的讲解,对大自然的生物多样性产生极大兴趣。不少孩子在一次旅行之后,就产生了可喜的变化,开始打开眼界关注周围,有了观察花开花落、叶枯叶荣的意识,当天空飞过鸟儿,会有追问叫什么名字的好奇心。

郑洋希望,带领更多人探索未知的动植物世界,只有这样才有意义。“人们只有更多认识和了解动植物,才知道如何去保护。”在国外,很

多学校和自然教育机构等,都会告诉青少年懂得合理利用自然资源、保护自然资源,合理取用,不破坏自然环境,而在我国国内,还有很多做得不周到的地方,需要更多的学习和探索。

对郑洋自己来说,带领人们探索和自然的关系,也为他带来了越来越清晰的自我认知,那就是像拍摄到天堂鸟的美国自然摄影师蒂姆·拉曼一样,追逐自己的自然梦想,永不放弃。

在婆罗洲的热带雨林,有一种世界上最华丽的林鸟——天堂鸟。它的羽毛五彩斑斓,腾空飞起时,硕大艳丽的尾翼犹如满天彩霞,流光溢彩。遗憾的是,很长一段时间,没有人拍到过天堂鸟展翅的画面。美国摄影师蒂姆·拉曼为了拍到它们,利用天堂鸟在求偶期清晨会飞出树冠层的规律,一连花了7年时间在几十米高的树冠层伪装,终于拍到了世界上唯一一张在树冠层天堂鸟迎着朝阳飞翔的照片。

蒂姆·拉曼正是郑洋最喜欢的摄影师。在他看来,蒂姆·拉曼的精神特别可嘉,代表了做人做事的道理。“人际交往,不能因为别人一次错误就拒绝与对方交流;拍摄动植物也是,不能因为一次拍不到,就放弃不拍了。”

“坚持,主要是坚持。”记得刚开始创业时,郑洋从人员到资金,从生存到发展,不仅面临诸多困难,还有不少实际问题,内心“非常煎熬”,好在他坚持了下来。今年暑假,“博物旅行”和香山公益合作,成功举办了“香山奇妙夜”等系列博物探索活动,香山公园优越的自然环境、完备的基础设施、合理的课程设置和线路安排,加上各流程的时间控制、人员配备等环节的齐备,成就了完美的活动,也让郑洋信心倍增。

一番合作下来,香山公园市场部主任胡克鹏对郑洋印象深刻,“博学、有梦想、有执着精神”。胡克鹏曾看过一段视频,讲述了郑洋他们到山里面,历尽千辛万苦拍摄绿镜头的经历。片子里,郑洋为了拍摄只在特定季节开放的绿镜头,一次又一次地攀爬爬石滩,滑下来爬上去,又滑下来又爬上去,因为绿镜头只生长在那里,只开放在那个季节,一直从天亮拍到天黑,长达10多个小时也不言累。

胡克鹏说,从那部片子里,他感受到了郑洋身上追梦人的气息。刚刚过去的十一长假,郑洋又带队前往广西进行博物之旅,在十万大山中实践灯诱,在红树林中观察丰富的动植物,看着孩子们天真烂漫的笑容,郑洋说自己十分满足,“做活动时间越久,对孩子们越是喜爱,更加毫无保留地对这份事业倾注所有。”

“我会努力做到更好。”郑洋说。

公众环保行 2016

追蝶的9岁少年



江南小伙其其从小就爸爸在爸爸的引导下,有意识地探访野外自然环境。他们居住在钱塘江边,出门不远就是山水的世界,春日看花,夏天寻虫,秋天觅果,冬天看雪。因为一个偶然的契机,其其父子认识了“江南蝶王”,正式踏上了昆虫之旅。他们会深夜在书桌前观察蜻蜓羽化,会亲自照料蝴蝶从幼虫到化蝶,还会每年参加昆虫爱好者的聚会,在不同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拍摄、对话、分享关于昆虫的那些事。其其身体不好,但是只要是到大自然中去,他总是精神饱满,兴致勃勃。安静时,他可以蹲在牛粪旁看屎壳郎搬粪球一个小时;动起来,他可以追着蝴蝶漫山遍野跑,丝毫看不出前一晚还高烧39度;顽皮时,他会悄悄地爬到蝶群里将一群蝴蝶吓跑,自己哈哈大笑。出于这份对自然的喜爱,其其还化身小小摄影师,拍出了相当不错的照片。现在的其其,已然是一个昆虫摄影手。大自然让他有了丰富多彩的生命历程,更加热爱生命。

把荒地变田园



27岁的Carvan曾是澳大利亚一名知名广告公司的职员,日复一日的都市生活,并没有让她感到幸福。但当地她志愿从事土地管理和森林火灾相关的农场工作时,反而不由自主地留下了眼泪。终于弄清自己余生要做什么的Carvan光荣毕业,买下113亩荒地,并搬到那里开始新的生活。她花了整整13年的时间,用心一点点经营打造,终于把荒地变成了肥沃的良田,不仅绿树成荫,蔬菜瓜果极为丰富,而且周围种满各式花朵,鸡鸭牛等各种动物更是让园地充满生机。Carvan说,很庆幸13年前的自己,有再次出发追寻生活的勇气。她把这样的生活分享到了博客,没想到引起了过亿都市生活、向往田园生活的人们极大兴趣。现在,Carvan的庄园已经成为了都市人定期举办沙龙、体验自然风光、学习各种技艺的场所。

追忆逝者

◆杨文虎

每当听到亲人、朋友去世的时候,我就会感到突然、感到悲伤。然而,得知2007年获评全国“绿色卫士”的段英利先生病逝的消息,我的心情却五味杂陈,说不上是什么滋味。

段英利病逝的消息是我从楹联家高财庭的个人博客里获悉的。2016年8月26日下午5点,我在忙完一天的工作后,习惯地打开了高财庭的个人博客,《挽段英利先生》的标题首先映入眼帘,我心里咯噔一下,先是拒绝相信,继而感到震惊,泪水不由地夺眶而出。半个月前段先生给我打电话时,我一点也没有听出来他人已经到了弥留之际,以至我在很长的时间后才回过神来。

“大蓬汽车,法治使者,骄姿遍陇原,英年猝逝,相恻云天怜笑语;绿色卫士,科普专家,画稿存千古,利益均沾,忽闻鹤驾哭先生。”高财庭深情地撰写了挽联,客观公正地总结了段先生的一生,表达了对先生的敬仰,也说出了我的心里话。

斯人已去,音容宛在,历历往事,俱涌心头。我仿佛看到了他温和、谦逊、友好地坐在我对面侃侃而谈;看到了他挥毫泼墨,大汗淋漓地进行国画创作;看到了他站在“大蓬车”上富有激情地演讲。

我与段先生相识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,那时我在白银区广播站当记者。一次,我去白银区文化馆采访,与段先生相识,知道了他是甘肃省美术家协会会员,在区文化馆从事美术工作,独幅国画《打靶归来》《草原之晨》等作品曾被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。但在后来的将近20年里,我和他并没有任何来往,只是偶尔碰到点头。

进入新世纪,我频繁参加文联组织的活动,与段先生见面多了起来,一起开会、参观、吃饭,彼此有聊不完的话题。2006年的一天,段先生满面笑容地走进我的办公室,从公文袋里掏出一份资料放到我的案头,希望我尽最大努力支持他的环保“事业”。

就这样,我才知道段先生供职于市科协,担任科普站站长,自2000年起就关注环境保护,并于当年自费举办了第一届环境保护画展。从此,环保宣传让我与段先生成为虽不经常见面,但电话联系不断的朋友,并荣幸地应他之邀参加了在市区举办的数次环保知识问答、环保版画展览等活动。

良好环境是人类发展与生存的基础,保护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。然而,在大多数人还不明白“环保”的真正含义时,段先生却先觉先知,对白银市常年酸雨弥漫、废水横流的严重污染状况感到不安。强烈的责任感驱动着他做出了很多人看来不可思议的选择——考察黄河水环境。他从黄河源头青海省境内的龙羊峡、公伯峡,走到甘肃境内的刘家峡、小三峡,又到甘宁交界处的黑山峡,一路边走边看。

当段先生目睹黄河水由清变黄、由黄变黑、

由黑变臭,看到土地不断沙化、植被逐渐稀少、沙尘屡屡发生的现实后,内心被深深触动了。他狠下一条心,立志开展环保宣传,呼吁公众保护生态环境,唤醒人们心灵深处对大自然的热爱以及对美好家园的向往。2002年,段先生自费创建甘肃省第一个环保公益宣传组织,组建了以普法为框架,以环保为主线、以科普为导引的民间环保科普“大蓬车”。

段先生很执着,只要他想干的事情,八头牛也拉不回来。他身上既有艺术家的豪爽浪漫,也有文化人的礼数规矩,更有革命家百折不挠、坚忍不拔的精神。在“不务正业”、“自找苦吃”、“吃力不讨好”、“脑子进水了”等各种贬损和不敬面前,他都一笑置之,不予理睬。宣传缺少经费,他把收藏的名家书画卖了,后又出售了自己的栖身之处,改为居住在存放展板的库房里。下乡宣传,他常常吃方便面充饥,连一碗牛肉面也舍不得买。搜集宣传素材,拍摄污染现场遭人围攻,段先生不胆怯、不退缩,毫不动摇地专注于他的事业。更不用说世界环境日、地球日、世界水日等重要节日到来了,每年他都提早策划,把宣传展板早早摆到宣传地点。他的“大蓬车”也总会在国庆、五一假期以及大多数周末,



绿色卫士悄悄走了